散章三篇

遲菊

不再送你任何美麗……

晨早起來忽然想起你，掛念你，在這樣的季節。

一向來人家都把我塑成堅強獨立的現代女性，而只有你，才洞悉我心底原是一片片脆弱而孤獨的心緒，當你靜靜看着我時，我無所遁逃，也只有你，能讓我在疲乏困倦時，有一絲溫暖與依靠。在長長漆黑的路上飛馳回家時，默默唸着你，唸你千百遍，願雲願風讓遙遠的你知道我在念你。

往昔一點一滴，如今蓄成一股狂潮，我只有深深扣住心弦，不讓它澎湃洶湧而出，如你所說我是多麼的傳統古典，內心渴望傳統的家，傳統的生活，傳統的一切，甚至朝拜月亮也是一種美麗而哀怨的傳說，如今家人不再膜拜，說月球已有美國大旗，但我心中的嫦娥恆常住在月宮里呵！對誰去說對誰去說？

如果你住在我心扉的一格，小小幽暗的一格里，偶而在某個季節里閃跳而出，我不會忘記不會忘記你曾如斯理智又情感的和我度過那麼多日子，不能忘記呀忘記你我只存一絲抓不住觸不到的情絲，誰也不想點破說明，直到你的背影消失在大鐵鳥肚里，我的淚水才悄悄滴下。

想你念你如昨，但今年我不再送你任何美麗，今年我只把思念托雲捎給你，沒有茉莉沒有花香，但願你明白！

不需結局的故事……

抱着雪白的枕頭，情願不要醒來。

夢里年少時的戀人，不再羞澀，大大方方的盯着問我說：「什麼時候可以再來上課？」手里握着一把花，我不再臉紅心跳，定定的看着那雙深邃的眼睛，告訴他想來就來。

讀出他眼里的情意，但不能說破。

初戀永遠是美麗而淒惻的，叫人午夜夢迴時情願不要醒來，情願再回到夢境。

當年初上中學，遇到高挺的世兄，不知身在何處，只記得小學時，常在他家附近閒蕩，也和他一家弟兄姐妹打羽球。上了中學偶或間拚出的火花，到今也弄不清是怎麼來的。懵懂中只覺那種偷偷望一眼，可以茶飯不思的情景，如今想來除了稚氣還有勇氣。也不是多愛他，也許愛的只是自己塑成的他，却也爲他穿了一次又一次的漂亮，也因此好恨媽媽，因爲他偏愛藍，但媽媽要女孩穿一系列的紅，每一次騎車上學，總有意無意選他出門的時候，一前一後或兩人并騎，什麼也不敢說，只是聽到兩人用力的氣喘聲，默默騎到學校各自放好車子上課。他的教室正好與我的遙遙相對，有時我就坐在教室看他進進出出或坐在欄杆和同學聊天，偶或他也一直往這邊張望。

爾後兩人各自出國，越走越遠，遠到我只能從朋友口中聽到他，心里有一絲惆悵，但却少了一絲喜歡的盼望，那種浮游似的戀情，似乎漂遠了。最後一次看他，是大學畢業後，坐在哥哥的辦公室里，他仍是一身藍進來，兩人握握手笑一笑坦然而陌生，當天我也穿一件藍上衣，那是掙脫母親以後，自己買了一件又一件的藍，也許并不是如此的愛他念他，惦念的只是年少時一絲情懷。

總是夢里突然來相會，他緊緊相尋，日常却從不曾想念，也許距離是最好最美的催化劑，它使我保有一份少年的美麗，如果眞如公主王子般，恐怕現在是相看兩生厭！

美麗的故事是不需要結局的。

人世間

● 葉綠素編了幾期「煙火」，以詞鋒犀利又幽默過癮的編後話帶出自己的風格之後，正要大展拳脚，不想因爲業務要大展鴻圖而暫時出門公幹，臨行託我接編一期。只此一期，下期由他繼續發動光合作用，催生氧氣。

● 記得梁實秋的某篇文章裏曾經引用了一個笑話：昔有某和尚，逢人愛說自己忙碌，有人謂之曰：「忙？何不出家？」想想也是的，這年頭有誰不忙的？偏偏人人都以爲自己比別人忙，沒有時間做其他事。所以十分感激葉綠素、碧雲及其他熱心詩社的朋友。他們沒有把忙碌掛在嘴上推諉責任，不必出家也可以做事。

● 有一個事實是：不搞文學活動（免得淪落爲「文學活動家」），閉門讀書，專心寫作，則提昇作品質量的機會必然較高。對創作者而言，以全幅精神投入進修或創作，在某些時候是必要的。然而對整個社會而言，文學活動在任何時候都是必要的。它甚至可以是催生文學，肯定文學的重要因素。那麼，創作者把創作當作第一要事之後，是否有義務騰出一些時間與精力，協助造就一個可以催生與肯定作品的文學環境，尤其在此時此地？

● 是的，忙歸忙，有一些事情終歸是要做的。如果大家都不做，那麼我們還有什麼？所以，我們一起做，你來不來？（你應該知道，有些事是自己一人做不來的。）

■ 本期刊出的作品，遲菊的散章雖然結構簡單，但予人淡而有味的感覺。小艾的散文原稿顯示，原題「水琉璃」用塗改液改掉後換爲「悃」，我嫌「悃」俗而取原題之多義性。小艾寫來文筆細膩，但是敘事焦點由她轉到他，似有些混亂。我希望水琉璃般的透明可以透露更實在的訊息。陳劍的詩，語言跳脫，甚有詩味，只是別人的影子仍明顯可見。（羅斌）

錯

六月的杜鵑不開
蟬聲
　靜
我底心似六月裏不飛舞的風
舞不落一葉黃
遞逝去美麗

地下的酒不香　醉
爺爺沒醅酊
我底心似爺爺清醒的皺紋
沒有醉
只好拋下秋意
　愁了

愁了的心扉掩了
聆聽不到
聆聽不到
熟悉且輕柔
底跫音

妳冰封的心是無奈的錯
知否
只要兩廂情切
何處不是
人間天上　天上人間．．．

陳劍

水琉璃

小艾

那日。星期天的早晨。

烈陽絢照，艷得化不開來。

巴士車站裡人頭湧動，一顆一顆的浮浮盪盪，一時黑作一團。她借着落地玻璃窗的晶瑩剔透，兩隻手肘瘦骨憐憐地搭在枱面，手掌支撐着下巴，望到窗外去。別人說她漂亮的眼睛，却是死魚般的眨也不眨。

坐在她對面的男子，飽飽漲滿漢堡包的左臉頰，一面笨拙的咀嚼，一面又怕咀里含不牢，斜吊起右邊的嘴巴，含糊不清地發音，嗲着嗲着竟然忘形咕嚕一聲嚥了下去。

他自顧地打哈哈笑了起來。她不知他到底說到那里，驀地就回過頭去看他。他正說得興高采烈，眼鏡在鼻樑上不禁跳上彈下，兩道關刀眉撇成一字形，她注意到他的嘴唇時不時掀了掀，又撳了撳。

他說話的聲音這時聽起來，讓她錯覺是一陣陣的耳鳴，有些虛浮，有些空泛，彷彿他的聲音一直在龐大的空間縈繞不去，令她透不過氣來。

她心不在焉的跟他嗯幾聲，一面逗弄着雪糕杯的高蹺脚，手背的肌膚碰觸在杯牆上，讓順勢淌下的水不覺淌濕了一大片，不覺一陣涼意。

他伸出手自作主張挪開杯去，她的手在半空中想搶回又沒有。她感覺有很多話一直困在心里，沒法一下子豁出來，撇住一股悶氣。

其實這天的天氣眞正好。他三番四次約她好不容易才把她約了出來。他簡直開心到跳起來，眼睛一路上笑到不見爲止，很早很早的早上就開始在這里等她。

他遠遠的就看見她纖纖的在台階上走來。她的長髮和裙襬在風中狂舞，陽光肆意爲她鍍上一層層閃閃發亮的金黃。她在他眼中是又可及又遙遠的，迷迷漾漾的星星．．．．．．

她是這樣長長的站到他的跟前。那截手臂細瘦得彷彿一個不小心就要折斷了。她那根紅色的繫繩竟然還戴着。那是人送的，戴了那麼多年，顏色已經明顯的脫落，整圈寬寬的一大半截露出手腕，欲去還留。當她笑起來時，神情竟始終也淒淒迷迷的，他覺得他整顆心，一陣陣悽悽惻惻作痛。

他送給她的東西，她却沒一件要帶走。她看來是脆弱又倔強。他強硬的時候，她比他更強硬，最後一次還把他惹怒了，一氣之下吼了：「下次妳教我不送給妳，我就不送！」迸起兩根青筋，紅了整臉。她還是穩穩的身子也沒幌一下，只是凝視着他，他其實並不是無處可取，她心里覺得他應是懂她的。

「明天——妳還能來嗎？」他突地問她，灰色的眼睛迷迷矇矇的，像在期盼，又像在担憂。他的思緒完完全全的被淘個空，像等待着她下一個舉動來左右他的細胞活動那樣。

「改天——。」她說着，眼光輕輕掠過他，他在低頭去呷兩口茶的時候，在眉宇間偷窺回她。他原本還有些期待的，現在他眞的氣餒了。

他們走了一段路，她只讓他在台階上目送她，她的長髮跟裙襬又在風中狂舞，她的身影火撲在人潮中游移，孤立而無援。

她在咫尺又是天涯。

我仍是喜歡賴在媽媽身上……

每一年生日，我都會刻意安排，但外子總是不快樂，滴滴咕咕不肯慶祝，因爲他想念逝去的母親，想念母親因他而受苦受難，因此堅持不過生日。婚後多年，他縱然愛孩子，却也不強迫我當媽媽。

今年生日，我分外高興，與娃娃一起吹蠟燭，高高興興的切蛋糕，我的喜悅不單因爲這一天我降臨世間，更因爲娃娃也選這一天來臨。

生產時，躺在產床上，我不知別的產婦想什麼，而我在想，卅一年前媽媽生我，卅一年後我生娃娃，那種感受很奇妙而且珍貴，致使我對媽媽有更深一層的愛戀。

很多時候，都是機緣巧合，我與母親并不是一般么女與母親那樣糾纏不清，自幼我的世界就是書。習慣與書爲伍後，媽媽只是媽媽而已，我凡事都是坐在榴槤樹下解決的。不快樂孤寂或傷心，全賴幾本書一把鐮刀，就可以在榴槤樹下過一個下午，并不是賴著媽媽撒嬌。上天有意安排我體會母親生我的苦，利那間我想念母親愛母親，也是突然間懂得糾纏母親，雖然哭了卅年但也不嫌煩。

閒來常在家扮小熊，小貓，只爲了逗娃娃開心，在學跨跨的時候，也讓娃娃坐在腿上看書看圖書，好像小時候的媽媽形象現在才出現，我希望娃娃不但有書，也有一個能讓他撒嬌的媽媽。

如果可以，我仍是喜歡賴在媽媽身上或擠一張床。也許會有一個美夢。